

李政道：“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李政道与夫人合影

1957年,年仅30岁的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在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演说中,用中文讲了一个《西游记》的故事:“孙悟空翻了一串跟斗,以为已经到了宇宙的尽头,实际上他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中。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取得很快的进步,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即使到了如来佛手指的底部,我们离绝对真理还很远、很远。”

8月5日,著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去世,享年98岁。这位曾“大闹天宫”,彻底颠覆人类对物理学理解的“孙悟空”,就此腾云驾雾而去,化为繁星。



李政道获得的诺贝尔奖章

从“神童”到泰斗

1926年11月25日,李政道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他自幼便聪明过人,并对数学和物理产生了独特爱好。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在中学就读的李政道与家人被迫先后迁往江西、贵州。尽管一路上颠沛流离,李政道依然咬紧牙关,坚持学习。

1943年,17岁的李政道考入在贵州办学的浙江大学物理系,后又进入西南联大就读,先后师从中国物理学泰斗束星北、王淦昌、吴大猷,并就此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等物理学前沿领域。

抗战期间,李政道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44年,李政道突遭车祸,住院数月。束星北为避免李政道养伤时无聊,送了他一本《电学和磁学的数学理论》。在养伤期间,李政道不但做完了所有习题,还手写了一本《金斯电磁学习题全解》。这本题解随后被刊印成西南联大物理系的教学参考书。

吴大猷是李政道最重要的引路人之一。吴大猷很早就发现李政道“思想敏捷,大异寻常”。李政道曾说:“我从吴师学到的,不仅包括人格的涵养,最重要的是学到对知识的忠诚。吴大猷先生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位师长。”

抗战胜利后,在吴大猷的推荐下,李政道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并师从诺贝

尔奖得主恩里科·费米。1949年,年仅23岁的李政道完成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被誉为“神童博士”。

关于白矮星的博士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誉为“神童博士”。29岁的李政道成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二百余年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在短短几年里,他开辟了弱作用中的对称破缺、高能中微子物理,以及相对性重离子对撞物理等全新的科学研究领域。

在美国读书期间,李政道结识了同为优秀物理学家的杨振宁与吴健雄,三人很快成为了好友。1952年开始,李政道和杨振宁合作提出了统计物理中关于相变的杨振宁——李政道定理和李——杨单圆定理。1956年,两人联名发表了著名论文《对弱相互作用下宇称守恒的质疑》,质疑当时物理学中的基础理论宇称守恒定律。二人很快将研究结果告诉了身为实验物理学家的吴健雄,并希望她能够通过实验证明该理论。1956年圣诞节前夜,吴健雄兴奋地告诉李政道,她成功用实验否定了宇称守恒定律,物理学史就此被彻底改写。1957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一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诺贝尔奖,远不是李政道科学征途的结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先后在量子

力学、高能物理学等领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1997年,国际小行星委员会特地将第3443号小行星命名为“李政道星”。

“为祖国做些有益的事情”

李政道一生心系祖国。他曾对老朋友朱光亚倾诉:“平生最大的心愿和安慰就是能够为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1974年,毛泽东主席第一次接见李政道。两人相谈甚欢,毛主席和李政道提起了自己青年时阅读的英国科学家汤姆逊所著的《科学大纲》,并赠予了李政道一本自己亲笔签名的《科学大纲》。

1979年,经多方筹划,李政道正式提出“中美联合招考研究生”计划,促成美国最好的80余所大学每年向中国招收100名研究生在美就读。1983年,李政道提出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初步设想。198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开始。同时,李政道也提议完善自然科学基金制度,并帮助中国建造了世界一流水平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办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为中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呕心沥血。

李政道曾多次与邓小平见面。李政道在北京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也获得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李政道在回顾中国高能物理事业

的发展时,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果断与决心:“总结起来,真正结束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徘徊状况的人是邓小平。据我所知,在决定正负电子对撞机要不要上的最后时刻,他以政治家的气魄分析说,要么就不干,要么就坚决地干,不能总是犹豫不决。”

1985年,李政道在与邓小平会面时提出希望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保障。邓小平还当场指示有关部门尽快落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得以于1986年初正式开始运行。

1985年,李政道在苏州设立李政道奖学金。1993年5月25日,李政道携夫人亲临上海,为他参与筹办的“复旦大学李政道物理学综合实验室”揭牌。他在演说中说道:“为了祖国的年轻一代,为了祖国建立世界水平的物理学实验室,我愿意抛砖引玉。科学研究事业的未来在年轻一代,我深深地为复旦、上海、祖国的青年们祝福。”

1996年11月,李政道在夫人去世后,将全部私人积蓄以及部分亲友的捐赠拿出来,设立以其夫妇二人名字共同命名的中国大学生见习进修基金,以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

(摘自《老年文汇报》郑教天/文)

真实的“唐僧”后来很落寞

短的时间完成了《大唐西域记》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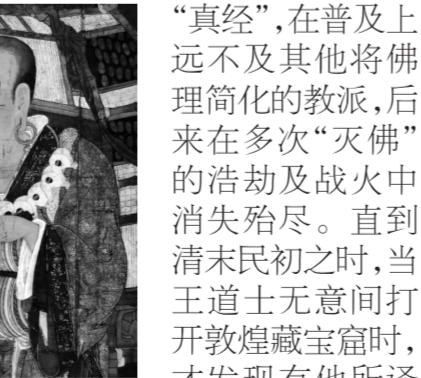
投桃报李的李世民恩准了玄奘译经的请求,并调集当时国内学识一流的僧人协助,让他在长安安心译经,并按照他从天竺带回的塔形规制修建了大雁塔,供奉他带回的佛像。

但李世民对这些佛经并不感兴趣,他志在将大唐声名远播宇内,让周边各国都臣服在“天可汗”的威名之下,于

是,他强令玄奘紧急翻译老子的《道德经》等一批道家著作,并让王玄策等出使印度时,带去那里发扬光大。

唐高宗李治继位后,亦只是把佛教当作驭民的工具,不仅严辞拒绝了玄奘“现佛后道”的请求,还不让玄奘去少林寺译经,玄奘只有回到原来的玉华寺翻译

经卷。四年后,玄奘病逝,一代高僧就此谢幕。他取回的



“真经”,在普及上远不及其他将佛理简化的教派,后来在多次“灭佛”的浩劫及战火中消失殆尽。直到清末民初之时,当王道士无意间打开敦煌藏宝窟时,才发现有他所译经文的抄本。而他所创的“法相唯识宗”,也两代即亡。(摘自《文史博览》张屹/文)

快乐,是多年以后依然记得

陌上

快乐是什么呢?或许是某个瞬间的一句话、一首歌、一个人、一种味道。也许当时我们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份感觉,但当回忆起,心灵深处便涌起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一种由内而外的适意感,一幕幕画面随之浮现。

一个腊月的上午,天气难得的好,阳光洒满了姥姥家四四方方的院子,屋内一片明亮。黑白电视机正播放着戏剧,桌上一大壶花茶散发着清香,姥姥戴着老花镜专心地缝着鞋底。我和小伙伴围坐在桌旁的席子上,下着军棋,厨房里飘来油炸带鱼和羊肉汤的香气。偶尔几只觅食的小麻雀在空中徘徊,一切显得如此自

然质朴……儿时的记忆虽模糊,但这个场景却异常清晰。中学时期,一次期末考试发挥不理想,心情颇为低落。放学后到书店买了期待已久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回家的路上天色渐暗,飘起了雪花,到家时肩膀和头发上已经积了一层雪。还未进门,土豆炖牛肉的香味便扑鼻而来,这是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佳肴。满满一大碗米饭下肚,躺在床上翻开新书,闻着书页间的墨香,想着第二天可以安心睡个懒觉,心情顿时轻松了许多。

大学里,我性格比较孤僻,习惯独来独往,过着教室、宿舍、食堂、图书馆四点一线的生活。大三的那个暑假,我因为准备考研没有回家,对未来充

满了迷茫。临近中秋节,突然很想家,没有事先告知父母,便直接坐上了回家的火车。到家时夜已深沉,看到家中窗口的亮光,我有些迟疑,不知道该何去何面对父母。幸运的是,父母没有追问什么,母亲还为我做了一碗炆锅面。那一晚,我睡得格外安稳。

第二天早晨,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享受着这份宁静。那一刻,我意识到已经很久没有和父母这样一起看电视了。

人越长,这种快乐的记忆却越来越少。或许是因为,我们终日忙碌碌碌,无法感受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有一年的夏天,我在单位

遇到了一些烦心事,于是独自一人请假外出旅行。某日我在一座著名寺院的小径上漫步,夏日炎炎,树荫如盖,只有鸟鸣和蝉鸣相伴。我心静如水,物我两忘,烦忧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淡淡的快乐。

快乐到底是什么呢?“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每个人获得快乐的方式各不相同,但感受快乐是一种能力,都需要一颗细腻、敏感和包容的心。记得有一次过马路,女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作为父亲的幸福和责任,这也是一种快乐。

快乐,就是多年以后我们依然记得的那些瞬间。(据澎湃新闻新闻)

母爱的味道

尤今

婆母怀念昔日常做的饭团,因而手把手地教我做。和过去那种粗糙的饭团相比,婆母把饭团精致化了。她将平底锅加热,把成块的鸡油融化,再把剁碎的姜和蒜爆香,随后加入米和盐,不断翻炒,接着,在饭锅里倒入熬好的鸡汤和炒香的米。煮熟后,用勺子把米饭弄松,搓揉成团。它香气浓郁、口感细腻,吃进嘴里,粒粒

分明,香气直透五脏六腑。当时,未婚的小姑远在云顶高原担任会计主任,公务繁忙,常常忽略午餐。她每周回家一次,每次婆母总给她做一大盒饭团,还准备不同的配菜如炒肉丝、酱菜、咸酥鸡、烤鱿鱼等,分别放在小盒子里,让她带回去吃上一周。



婆母故去后,有一回,小姑

看到我给孩子们做饭团,看着看着,掉号“钢铁玫瑰”的她突然失声痛哭。那份深深蕴藏在饭团里的母爱啊,原以为天长地久,却在瞬间一去不返。(据中国副刊微信公众号)

“看”世界

黎锦

我提早到了诊室,看到窗下摆了几盆花,以前似乎没见过。我问正忙着给病人推拿的陈医生:“这些花都是你养的?”他说:“是啊,一直放在窗外的,这几天太冷了,拿进来缓缓。”我看到君子兰盆里的土干了,问他要不要浇水?他手上用着力,大声说:“不能浇,冬天一定要少浇。”“那多久浇一次呢?”我问。“开春再说。”

这时,我心里的疑问又来了,对一个看不见的人来说,养花是为了什么?可我不能这么问。于是我问:“这盆君子兰开花吗?”“开呀,年年开,开起来可香了。”

这让我想起春天的时候,我来找陈医生推拿,他问我在忙什么,我说忙着给各种花拍照,现在到处姹紫嫣红的——说到这里,我自觉失言,赶紧打住。他却毫不在意,接着我的话:“是啊,这季节,空气里都是花香味,我在家也坐不住,到休息日肯定要我太太开车带我

出去看花。”他说的是“看”花,而不是闻花。我认识他好几年了,早就发现他从不避忌说“看”这个字。

他说过,他的爱好之一是“看”书,“看”医学专业书,“看”股市经济类的书,也“看”文学类的书、名人传记。他还跟我探讨我们都“看”过的某本书,说到其中的某些观点,我们俩还特别一致。除了爱“看”书,他还喜欢“看”电影,“看”电视剧。《人世间》里,演周秉坤的雷佳音演得好,他跟我夸起来,赞不绝口。

他的爱好还包括旅游。他一年起码进行两次远途游,三四次周边游,这么多年,“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这是他的原话。我第一次听到时,特别好奇,他旅游?“看”什么?“怎么“看”?就算他太太形影不离

地陪着,将景点的文字介绍读给他听,就算他能触摸那些建筑、古树,再在脑海里进行想象和描摹,但由此得来的乐趣,能抵消掉一个看不见的人的出行不便吗?可那会儿与他不熟,我不敢问。

后来熟了,有一次他去了青岛。回来后我问他好不好玩,他答非所问道:“在海边散步,那海风吹过来都带着咸味,听着海浪声,别提多放松了;还有,晚上坐在五四广场,听街头艺人唱歌,有我爱听的摇滚,好像又回到读大学的时候;还有,喝青岛啤酒,天天喝,爽!”

推拿时我一直趴在床上,每次听他乐呵呵地跟我聊这些,心情就格外放松,不知不觉地,就又忘了他跟我们视力正常的人有什么不同。本来就是嘛,谁说“看”世界就一定要用眼睛呢?(据B座西窗微信公众号)



经霜

马浩

人间草木,一旦经霜,便由内而外地发生变化,变得内敛、温润、沉稳、朴素、甘美。

霜叶红于二月花。与红枫相类的,还有乌桕、樱花树等。樱花树经霜之后,叶子悄然变得殷红,妩媚俏丽。大自然实在神奇。霜,看上去严酷、冷峻,骨子里却有着济世的热心肠。银杏树经霜之后,树叶金黄,有着温暖初冬的华美。

果蔬之中,青菜经霜后,口感变糯了,少了春夏时淡淡的酸苦,多了些许甘美。大白菜经霜之后,开始抱心生长。大白菜不经霜冻,就无法储藏。夏天的大白菜,放上两天就会发黑变坏。山芋、萝卜等,想要窖藏,也必须经霜。柿子不经霜,青涩硬良;经过霜打,色红如灯,汁肉软糯怡人。

水瘦山寒,便是寒霜莅临的景致。经霜,意味着去掉浮华、夸张、虚佞、狂妄和伪饰,变得简约、沉实、稳重、谦和与本真。夏虫不可语冰。经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历练。(摘自《扬子晚报》)

